

野人記第五篇

古城得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人記第五篇

E. R. Burroughs 著
俞天游 譯

古城得寶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

朱

(84423.1)

野人記
第五篇 古城得寶錄 一冊

Tarzan and Jewels of Opar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E. R. Burroughs

譯述者

俞天游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戕長官貪生作寇盜 | 媚匪首獻策刦嫖娼 |
| 第二回 | 具雞黍掃徑延強徒 | 棄寇裳輕身探寶窟 |
| 第三回 | 追飛逐走結習難忘 | 弭暴安良前塵若夢 |
| 第四回 | 感盛德醫師進警告 | 見黃金劇盜起雄心 |
| 第五回 | 渡深淵穴底慶更生 | 蹈白刃壇前祈速死 |
| 第六回 | 竭孤忠莫甘壁衛主 | 酬夙願倭克曼燒莊 |
| 第七回 | 絕處逢生井底得寶 | 苦中作樂壇前殺獅 |
| 第八回 | 訴衷腸蘭漚遭呵叱 | 見珍寶韋坡起覬覦 |
| 第九回 | 蠻奴敵愾莊外埋金 | 宵小忘恩河濱盜寶 |
| 第十回 | 倭克曼揮刀刺韋坡 | 莫甘壁乘亂訪琴痕 |
| 第十一回 | 好夢初迴韋中卻敵 | 驚魂乍定壁上觀兵 |

第十二回 悲身世女祭師尋仇 耽宴安英貴族就逮

第十三回 卻良緣太山罹浩劫 迷本性巨象突重圍

第十四回 濟困扶危重定渥泊 捕風捉影追緝韋坡

第十五回 殺追騎山王中急箭 見革囊義僕起疑雲

第十六回 追逃人無意獲琴痕 鼓勇氣有心哄崔克

第十七回 韋坡求生莫蘭得賄 笄瀨褫服琴痕驚心

第十八回 挖金磚莫蘭戰羣賊 奪寶石韋坡遇梟雄

第十九回 巢間夢穩崔克竊囊 葉底槍鳴韋坡殲寇

第二十回 入牢籠琴痕遭束縛 懷叵測裴特運姦謀

第二十一回 救琴痕宵小發慈悲 埋裴特淑媛脫羅網

第二十二回 人亡金盡是假是真 月闇林昏疑神疑鬼

第二十三回 錯裏錯琴痕遇莫蘭 玄中玄太山救韋坡

第二十四回 蠻峇殺獅環圓釵聚 荒林暴骨壁合珠還

野人記
第五篇 古城得寶錄

第一回 戕長官貪生作寇盜 媚匪首獻策刦嬋娟

中校韋坡姓安蒲德，名犯了不赦之罪，結果僅僅名譽上受些損失，遷調上康戈，並沒有免職治罪。在先他也未嘗不感謝上蒼垂佑，同長官們的深恩厚澤。不過康戈是個冷僻地方，一些沒有娛樂可尋，住上五六個月，慢慢把在先感謝之心收起，生出怨望之心來。不但對於主張遷調他的人，深惡痛疾；就是暗中幫他忙的人，他也恨得不堪。本來百魯塞（比利時都城）是歐洲最華美的大都會。韋坡在那裏住慣了，怎樣可以教他挨康戈的清苦呢？所以想起從前盛況，明知目前的墮落，就是種因於此，却一些沒有悔禍之心。又遇見他的上司是個不苟言笑之人。那些軍士們雖是非常愛戴他，服從他，那班下級軍官，却不很愛他。在一間房中坐着，都自管自抽煙，沒有人敢同他談笑。在別人呢，不過不愛戴這位長官而已。韋坡是個公子哥兒，見上校那種冷靜態度，還以為他知道自己過去歷

史，有意藐視他，把他恨得咬牙切齒。人是不能有成見的，他心中既是橫了這條心，越看越像，越看越氣。有一天晚上，再也按捺不住，按住手槍，蹙着雙眉，縱身起來。叫道：『我受你的羞辱，也受够了，再也不能忍耐的了。我也是個軍官，也是個上流社會中人，這一次倒要同你這頭蠢豬算一算帳哩。』上校聽了這幾句話，知道是同他講的。擡起頭來，看着韋坡聲勢洶洶形狀，很有些詫異。不過他在康戈住得久了，知道初到康戈的人，受不來岑寂，或是感受寒熱，常要發一種森林中的瘋癲。還以為韋坡是瘋了，很可憐他。站起來，伸手過去，想拍着他肩頭，撫慰他幾句。不料韋坡錯認上校要來拿他，把手槍瞄準上校心口。上校纔走了一步，韋坡一按槍機，砰的一聲，一顆槍彈，正中心窩。上校哼都沒有哼一聲，撲地死了。他剛撲下地，韋坡腦筋中蒙着的疑雲，忽地揭開，看見自己闖下了這場禍，這一次決難倖免。聽見營房中已起了驚呼之聲，隱隱來了許多足音，知道給他們走來，看見自己戕殺長官，決不肯就此干休。即使不給他們當場格殺，也要解上大營去，受高級軍官的嚴辦。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人類。而這時候的韋坡尤其怕死。這時候的情形，同未行凶以前，完全兩樣。以前好好做他中校，還耐不來岑寂。現在卻只求逃命，什麼事都可以將就。聽得人聲漸近，頓時慌張起來。兩只眼睛，免起鵲落，四處張看，想找一個卸罪之方。神經已亂，只想不出善策來。暗想只有逃走一法。主意已定，也不再事

游移。不敢走前門，怕撞見軍士盤查。從後面出去，穿過空場，想從後門出去。剛到門邊，給守衛攔住，他也不再支吾，舉起手槍柄，向守衛額門上打去，只一下，已經把守衛打倒。不管他死活，俯身下去，剝下守衛的子彈帶，掛上身去。拾起火槍，闖出營門，徑向黑暗的森林逃去。專向林深箐密處亂鑽。整整走了一夜，聽見前面有獅吼之聲，也停一停步。只是那時他怕的是人，把怕猛獸之心，倒減輕了。只把火槍的機撥開，仍舊繼續前進。到天色漸明，還是不肯止步。那時逃命心切，所有饑渴之苦，疲勞之感，都一概忘記了。怕的是一經停步，入了睡鄉，給追兵拿住。只是饒你銅筋鐵骨，用得過分了，也有疲乏之時。果然支撐到將近正午時分，再也提不起步來。腳下一軟，直栽下地去，暈過去了。說也湊巧，剛好有一大股阿拉伯土匪，由匪首隨克姓倭克曼名帶着，在那裏經過。看見一個比國軍官服裝的人，倒在地下。依那些土匪的意思，想用標槍將他刺死。倭克曼把他們攔住道：『且慢！我們先將他擡回帳去，救醒過來，問了口供，再殺不遲。』那些部下，聽見領袖這般說，當時不敢駁回。一齊上去，把韋坡擡起，回到倭克曼帳中放下。知道韋坡的暈過去，是困於飢渴疲勞。就用酒同流質食品，一點一點的灌下去。灌了好半晌，纔把他灌醒。韋坡睜開眼來，看見自己已在一個帳幕之中，四周圍着許多黑臉的彪形大漢。帳門前站着一個阿拉伯人。卻不見有穿本隊服裝之人。正在生疑，那個阿拉伯人見他醒來，

就走進來道：「我就是隨克姓倭克曼。名你是誰？上我們此地，爲了何事？有多少軍士同來？現在何處？」韋坡聽說是隨克倭克曼，嚇得目瞪口呆。原來倭克曼是個著名的殺人不眨眼狂寇，他最恨的是歐洲人。對於比利時人，尤其切齒。因爲比國駐防康戈軍隊，年來各處搜捕倭克曼餘黨，非常嚴厲。鎮年價的緝，只得不到確實匪巢。爲了倭克曼黨人，行蹤靡定，饒是怎樣，只拿不着。拿雖拿不着，那些土匪卻非常恨這些軍隊。現在落到他們手掌之中，明知凶多吉少。正是着忙，忽然想起自己現在也是個亡命之徒，憤恨本國軍隊之心，自己也不弱他們。何妨憑着一副便給之材，投順他們，同他們合作起來。一則可以逃生，再則或者由此得以享些綠林富貴呢？主意打定，振作精神，很溫和的答道：「你原來就是隨克大王，久仰得很。我因爲受同營人傾軋，站不住腳，正想投奔大王。我是深恨本國的一個亡命大王，也是恨他們的，諒來一定肯加以保護的。若荷收錄，我是個能征慣戰的人。大王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倘蒙驅使，萬死不辭。」倭克曼聽了，目視韋坡，沈吟不語，心中卻在那裏盤算。他是個精細之人，深恐韋坡使詐，只斷他不定。暗想這厮若是真心投順，於黨中很有利益。既經做這種殺人越貨勾當，對於武士們來入夥，非常歡迎，何況又是個自稱善戰的白種軍官呢？想着不覺皺起眉頭來。這也是倭克曼特殊之處。撞到人家笑的時候，他都是皺眉。人家皺眉之時，他卻笑了。他一

皺眉，把韋坡嚇得汗流浹背，怕有不測。正在吃驚，倭克曼閑閑的道：「你若使詐行爲，給我偵查出來，斷難逃命。這個往後再說。目前你得同我說明，投順我處，除去逃命，要我加以保護以外，究竟還有別的要求沒有？」韋坡答道：「目前只求大王保護。往後大王見我效力，實在有功於黨中。大王是賞罰嚴明之人，自會加以提挈。我何敢向大王預先要求呢？」這也是他那時的實情，只求免死，已經歡欣鼓舞不堪了。當時訊問已畢，倭克曼正式許他投順。從此這位查拿奸宄的比國軍官，也就加入阿拉伯土匪之中，幹那劫掠象牙販賣人口的幻當。光陰迅速，過了幾個月。這幾個月之中，韋坡雖在土匪之中，探丸肱篋，無所不爲。戰爭時的殘忍勇悍，竟出於土匪之上。倭克曼暗地留心，很是滿意，漸漸信任起來。遇到疑難之事，同他商量，他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整頓得黨中勢力，格外強盛。倭克曼見他這般忠心，極其快樂。有一天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這件事橫互心頭，已經多時，只因想不出萬全之策，暫行擱下。現在既有韋坡相助，諒來不難解決。在閑談當兒，有意無意的問道：「韋坡你聽見過我們非洲地方，有個名喚太山的人嗎？」韋坡點頭道：「聽見過，只沒有見過面。」倭克曼道：「這個人同我們反對得利害。凡是富庶之區，他都助他們軍械，同我們反抗。慢說去劫掠，就是去做買賣也不許。他自己是有錢的了，卻苦了我們。沒有他從中搗亂，我們發了財，早就不幹這買賣了。那妨礙我們

發財之人就是他。這個仇，非報不可。怎樣想個方法，重重勒索他一筆油水來：一則報他同我們搗亂之仇，一則賠償我們的損失。你看好嗎？」韋坡在衣袋中掏出一只嵌寶石的紙煙匣來，挑一支煙吸着，答道：「大王諒來已有勒索他出錢的方法。何妨賜教賜教。」倭克曼道：「他的妻子，據人家說，長得很美。若是劫掠過來，就使勒索不到太山的錢，運上北部去，也可以賣一筆錢，你看怎樣？」韋坡聽了，低頭不語。倭克曼坐在一邊等他回答。那時韋坡心中，卻有些天人交戰。雖是自己墮落，失足綠林，究竟是個白種人。要他贊成把一個白種女人，掠賣給木梳瀨部落去做婢妾，心中究竟有些不忍。剛想反對，擡起頭來，看見倭克曼面色，已經有些改變。知道這個人同野蠻一般。對於異教之人，比犬豕還不如。倘若反對了他，自己的生命，很有些危險。他是個貪生畏死之徒，怎肯爲了一個素昧生平的女子，犧牲自己的生命呢？並且轉念一想，這女子於我既無關係，他又是一個歐洲人。難保不是交際社會，一個重要分子。我既爲社會不齒之人，凡屬社會中人，都是我的仇敵。何苦爲了他得罪倭克曼，自取殺身之禍呢？倭克曼見他半晌不作聲，問道：「你躊躇些什麼？」韋坡道：「我在這裏打算萬全之策，同我的賞犒。我想我既是個歐洲人，因同種上關係，我可以設法上他家中去做內應。這件事，大王此地能人雖多，卻沒有第二個人可去。不過所擔負的干係，卻非常之重。大王要我去的話，這賞犒得

重一些纔好。」倭克曼欣然道：「韋坡你說得不錯，事成之後，一定重重賞你便了。現在事不宜遲，我們趕快把入手方法，計劃起來。」說着，兩個人就在倭克曼帳中，坐在一條很溫軟的地毯上，低聲商議。他們身材，本是一般高大，韋坡在這幾個月之中，風吹日炙，臉色也同阿拉伯人一樣。至於服裝呢，韋坡事事模仿倭克曼，衣服也是相同。所以從外貌看去，韋坡居然是個阿拉伯人。那天商議，直到半夜方散。次日起來，韋坡取出那套比國中校軍服。把一切軍營中飾品，悉數除去。倭克曼在劫來的物品之中，挑出一頂純白牟兜式的涼帽。一副歐洲人常用的鞍轡。從奴隸隊中，挑選幾個精壯土人，有的扮作抗東西的人，有的扮作抗槍的人，有的扮作供應使令之人，韋坡穿上那套服裝，戴上涼帽，一馬當先，在前開路。帶着大衆，問明路徑，逕向太山莊上去。從外貌看來，完全是來非洲行獵取樂之人，誰還猜得到他們是強盜呢。

第二回 具雞黍掃徑延強徒 棄冠裳輕身探寶窟

二星期後，灰石爵士洛萊頓約翰出外巡視采地，剛好回莊。纔到莊前，遠遠望見有一隊人，從西

北方走來。這位爵士，就是上回所說的太山。他是個精細之人，怕有不測，勒住馬觀看。看見爲首的人，戴一頂半兜式白色涼帽，知道是個旅行非洲的白種人，要來投宿的，把馬一帶，迎接上去。半小時後，帶着那人，在莊前下馬，走上臺階，替灰石夫人琴痕介紹。那人自稱姓范萊閣，名裘爾思。據范萊閣自述道：『我手下的頭目，是從來沒有到過此地。前村雇的嚮導，更比我們不濟。走了幾天，索性溜了。這兩天我們完全是瞎闖，幾乎迷失了路。天幸今天遇見先生，不然，不知要怎樣受苦哩！』太山對於這些旅行家，招待得非常周密。請他在莊中休息幾天，等精神稍行恢復過來，再派嚮導送他們上路。這個人正是韋坡。好在太山沒有知道底細，一些沒有窺破他的行藏。只是進門雖已進門，他抱的目的，却不容易達：一則，灰石夫人不很單身出外，一則，細看太山部下那些華齊禮部落中人，都是忠心於太山的。不但防守綦嚴，無從下手，就想私行賄賂，也無從置喙。在莊上住了一星期，一些機會都是沒有，眼看着要白費心機了。不料絕處逢生，得到一個莫大機緣。不但可以達到剽掠夫人目的，並且還有絕大希望。原來那天來了一個信差，送到一大束信件。太山一個人關在書室之中，拆閱作覆。晚膳時候，纔出來，神色非常沮喪。吃過晚飯，又向韋坡告罪，進書室去了。夫人見他神色不對，也跟了進去。韋坡一個人坐在廊中抽煙，聽見他們夫婦在書室中，似有爭辯之聲。知道心有特別事故發生。輕輕

地從椅上站起來，從黑影中向書室窗下走去。廊前栽着一溜矮樹，曉得沒有人看見。到了窗下，側耳一聽，不覺暗暗叫聲慚愧。只聽見夫人道：「這些公司，本來我就怕他們不穩當，卻料不到會倒掉我們這般大的一筆款子。我看裏面經手人，一定有些舞弊哩。」太山道：「我也是這般疑心。不過事已如此，現在我們的所有財產，是完全給他們倒完了。目前救濟方法，只有再向渥泊去跑一趟。」夫人聽了，失聲叫道：「啊！約翰！除去這個，還有別的方法沒有？那個危險地方我很不忍見你再去。窮苦我是不怕的，只不願你上渥泊去冒這個險。」太山聽了狂笑道：「你不用害怕，我很足以自衛，何況還有華齊禮的人同我同去呢？包管沒有事。你放心便了。」夫人道：「你難道忘記以前他們把你扔下走，儘你去受苦的那件事了嗎？」太山道：「這個他們決不會再行發生。上一次他們扔下我走，走不多遠，也生了羞惡之心。等我從裏面出來，他們已經預備前來營救，剛遇見他們。」（野人記第二篇）夫人道：「話雖如此，難道除去上渥泊城以外，真沒有別的方法了嗎？」太山道：「要想再行恢復以前財產，上渥泊去取，最爲便利。進了他的寶藏，隨意取他些，已經儘够我們恢復財產的了。琴痕！我此去，一定格外小心。好在這個寶藏，渥泊土人是沒有人知道的。即使知道，他們也無所用之。我走的又是間道，決無妨礙。你放心便了。」太山講這幾句話，講得異常堅決，韋坡知道夫人不會再同太

山爭辯，是議決的了。果然他們夫婦改了話頭，講起別的閑話來。韋坡聽了一回，他要聽的話，已經聽見，也不再流連，仍舊踱回廊中去。坐在那裏，一壁抽煙，一壁打算應付太山方法。直到打算停妥，纔回房安睡。次晨早餐時分，韋坡宣言不日起程，要求灰石爵士准許他一路上回去，在華齊禮領土中，隨意行獵。這個，當然太山可以應許的。餐後出去，吩咐部下準備起程，整整忙了兩天，纔辭了太山就道。太山還特地派一個華齊禮人，做他們的嚮導。纔走上幾里，韋坡就裝起病來，吩咐就在道傍結帳，停止進行。等候病愈，再行前進。教那嚮導，暫行回莊，講明動身之前，再去叫他。韋坡等那人走遠，纔把一個向來倭克曼信任之人，叫進帳去。派他蹺回太山莊前森林中埋伏，等候太山帶隊出莊，認清去的方向，火速回來報告。那人去後，韋坡在帳中靜候消息。第二天，派去的細作，已經回來報告，說是今天黎明時分，太山帶着五十名華齊禮部落精壯武士，投東南去了。韋坡已經預備下一封極長的信，給倭克曼報告一切。說明太山已經他出，探明是去取金銀珍寶的，自己立刻帶領部下精銳，追蹤而往，預備等他得手以後，即行截取。那刼取琴痕之事，請倭克曼自己前來動手，以免誤事。喊進一個頭目來，把信交給他，教他趕快派一個幹練之人，給大王爺送去。還教那個頭目，留守此地，等候大王同自己的命令。接着道：「那英國人是去取金子的，我想立刻追蹤而往，探聽下落。如果湊手，立刻將他

刦下。你出去替我挑選六個抗東西的人，六個武士。都要靠得住，並且性情勇敢的，跟我同去。若是莊上有人前來探問，只說我病勢很重，不能見客，千萬不要放他入帳，以防洩漏。」太山這一次遠行，在別人總覺得有行役之苦。從他看來，卻同飛鳥出籠似的，非常快樂。他是個散誕慣的人，同社會上晉接，一般也非常文明，沒有一絲一毫失禮之處。其實，這個倒是他的假面具。心底裏卻把衣冠當作桎梏一般，恨不得將他一齊去掉，赤條條的，舒服得多。只因琴痕是講究禮教之人，要保持夫婦間愛情，不恤矯揉造作，裝起文明人架子來。其實他裝一次，心底裏難受一次。總覺得社會上，人類往還，完全是以假面目，互相哄騙。哄騙久了，相習成風。明明可以不用裝點，卻要提倡什麼物質文明。飲食服御，踵事增華。東西一多，一個人保護不來，只得用金錢雇人保護。軍隊哩，警察哩，鬧得烏煙瘴氣。等到貧富不均，鬧出亂子來，就用金錢雇來的人，互相殘殺。明明是慢藏誨盜，自己招出來的，卻還要假作慈悲，提倡什麼和平。事實不是他們提倡物質文明，講究裝束，研究美學，社會也不至於墮落到目前這種地位。所以從太山目中看來，美術是人類的公敵。他常說：「那些富貴人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試問那一件好東西，是他自己製造的。從我看來，世界上最美麗的，是純潔無疵的一顆心。這顆心還要爲正義而戰，得以生存，受盡飢寒困苦，無愧上蒼。這種人的心，方纔可珍可寶。其餘的都不足齒數，不

足艷羨。」因爲心愛自由，受不了長期衣冠宮室監禁之苦，所以常常出外行獵，脫了衣服，舒服幾天，再回去受那戴假面具的痛苦。從社會上那些號稱文明人目光中看來，他那些華齊禮蠻族，比太山要文明得多。他們吃的東西，非煮熟了不吃，太山卻愛吃鮮肉。他常說肉一燒熟就壞了。還有許多太山同人猿們雜居之時，吃慣的昆蟲哩，草根哩，蠻族們也不要吃的。就是以行獵而論，蠻族們還要仗弓箭標槍的輔助，太山卻只憑一雙空拳，一口利齒。這也是難怪太山，他本來是吃人猿的乳長大的，有了知識以後，鎮日價同人猿們廝混，又怎樣會沒有野性呢？話休絮絮，他出了莊子，走不多遠，就把衣服剝掉，只圍一塊布，還照平常一樣，笑吟吟帶着那些忠勇的華齊禮人，徑向渥泊進發。走不到幾里，韋坡帶着那十二個人，暗地裏追下去。結帳之處，相距不很過遠。太山自問向來至公無私，一個冤家都沒有，所以一些不事瞻顧，他們纔走，倭克曼接着韋坡報告，帶着大隊人馬，下來圍攻太山莊子了。

第三回 追飛逐走結習難忘 弭暴安良前塵若夢